

子午放歌南山鸣

阮杰

这是子午道上流行的歌,被秦岭上空的云紧紧抓在手心,混杂着一路前行的土腥味,被山民哼出喊山调。那幽谷野凹传出的鹿鸣与山鸡的齐舞,是演绎的美声合奏,还有随着溪流陪伴的敲击乐,让跑山者用山花装点其中,这种自然的音符,让你不由自主地走进歌唱者的队伍,在田野里村庄中传颂,又被爬满皱纹的长衫反复吟唱,这是民歌是民谣更是神曲。

你听——“隔河看妹爬山坡,打个盹来等到我,走得少来坐得多,不等情哥等哪个。”还有:“太阳出来把火,晒得情哥无处躲,我把草帽让你,宁叫太阳晒死我。”高亢嘹亮的曲子加上质朴的情感,是对美好生活的衷情与向往,在劳动中抒发自己奔放的情感,消除疲劳显得轻松快乐。这甜美的山野小调很少给人预想之外的惊奇,置身其中,彼此好像前世就已相识,而当你来到这里,正是为了赴一场今生的约定。那山与水,很清晰地滤过我的思绪,像在山野茫茫里行走赶路。秦岭山大,坡陡地险,鸡鸣起床,黎明上山,日落回家,树下为食,灯下笑谈。这是山里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生活虽然清苦,但活得开朗乐观。“麦子出来打拌汤,燕麦出来炒面香,苞谷出来烤美酒,月亮底下谈家常。”生动描述了山村原始的生活状态,呈现给你的是淡淡的炊烟笼罩在小村之上,使山有了几分朦胧,使林有了几分神秘,使人有了几分仙气。云雾缭绕的山野深处,山就有了漂浮的感觉,云就有了海阔的意味。鸡的鸣叫与狗的狂吠是歌谣合唱中最突出的点缀。

秦岭南坡山林密,乡村未通公路时,走路全靠两双脚,运输离不开背和抬。由于山路崎岖狭窄,采药狩猎砍柴必然是上坡下坡,过沟拐弯变化多,搬运大一点的物件,特别是几个人抬东西,后面人的视线往往遮挡,每前进一步都艰难,为了行路安全,首尾有个照应,千百年来,流传着“报路歌”。“最早的报路歌是从婚娶抬陪嫁唱起的。出嫁那天,稍微富裕一点的人家都要给女儿预办十台八台陪嫁,请来抬陪嫁的汉子不点大脚稳,且能言善唱,遇到上坡,走在前面的就报唱“陡上陡”,后面的齐声“促起走”;下坡时,前报“阳坡阳”,后答“慢慢梭”;拐弯就报“连环之字拐”,后答“你我不来”;过沟或路上有水时报“一路花滩”,后答“两脚又干”;过桥时报“两边虚空”,后答“端走当中”。

南山乡村农活不多,但每逢五月,便是下田栽秧耕种的季节,清早天刚麻麻亮,左邻右舍的乡亲便来帮活插秧。主人早早等在田头,主妇烧好酥香的罐罐菜,在田埂上吃烟、喝茶、寒暄,一支烟吸完,一罐茶下肚,人格外地精神。拔秧苗了,赤脚猛一沾水,还有点冷。十几人围着长长的秧苗,一律弯腰卷裤,手快捷地将秧苗拔起。打过秧芽,正是吃早饭的时间。吃罢下田前,秧把式先来一段下田歌:“一步走进田里来,主家心里喜开怀,待到秋后拌桶响,银子多得下崽崽……”歌毕,人们纷纷进入“阵”,但见一二十人手一齐抖动,水波翻起处,一条绿线便端呈眼前。栽得快的只喊“移线,移线”,栽得慢点的则急着说:“等一下,等一下!”“农夫的手上动着,嘴也不闲着,讲起封神演义或三国的故事。

山地养人,人修山地,山惊世间人最灵,人叹世间山最大,终究生长于山,居之于山,由于早年先辈为了将山里的特产运出去,将山里的食盐、布匹等日用品运往山里,人们一直行走在南山北麓之间,那时,除了马驮,更多的是人工背挑,当时被称为“背二哥”。背二哥来往于山涧,密林小道、峡谷悬崖,步步维艰。山在山的背后,路在路的尽头,叹息已无用。于是,在行走山路时,嘴上是不闲的,与农友粗犷逗乐子,见了女人,抬头就唱“前面来了一枝花”,后答“伸手摘了它(她)”。或背头叫喊“走拢看清它(她)”,后齐笑唱“原来是娃儿他妈”。女人听了笑回唱道:“背二哥可怜的人,数九寒天穿一层,有心与你脱一件哩,妹妹的衣裳不合身,你趁早往家行。”暮野里,背二哥各自回了家,女人早已把饭菜做好,喝上温热的包谷酒,身上心里都松泛了许多。岁月荏苒,直到背二哥给后代挣足了钱,买了小四轮拖拉机时又无法开回村,于是,山沟里响起了轰隆隆开山修路的炮声。

如今,山村生活实现了小康,年轻人聚在一起,男女对山歌时则添了新味道:“哥唱山歌妹听着,哥哥刚买新摩托,妹若有心嫁哥哥,哥带妹去兜风哟。”紧接着对方回道:“哥有摩托算个啥,妹妹刚买桑塔纳,哥的摩托淘了汰,致富看谁跑得快!”山歌小调,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气息。

种下阅读的种子

潘文进

世界读书日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位学生读一本书,校园书室、多媒体教室,也因此全天开放,学生随时可以去图书室读纸质书,也可以到多媒体教室读电子书。

课余时间,看到同学们静静地品经典,悟名著时,不由得想起自己儿时读书的情景。那时上学,除了老师发的几本薄教科书外,平日连纸片都很少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课外书。

教科书上那几篇课文,早已滚瓜烂熟,随着识字量的增长,就突然特想看那高年级教科书。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借来邻居家大哥哥大姐的教科书。教科书上的文字,对有的人来说,是枯燥乏味的,但对于我,每个文字都像小精灵,他们经过不同的排兵布阵,演奏出各种优美的旋律。没多久,哥哥姐姐们教我的课文,被我囫圇吞枣看完了,等到了哥哥姐姐的年级,背诵成了我的绝活,常被老师夸,我心里,偷着乐。

记不清某天下午,小伙伴“凡”拿出一本连环画让我看。当看到那些配有惟妙惟肖图画的书时,我爱不释手,羡慕地问他:“这书哪来的?”

他说:“我爸做炮仗的。”“家里有多少?”“有好多。”

我想起来了,他家开有炮仗铺,每到农闲,他父亲就走街串巷收旧书,过过年做炮仗铺用,其中,不免收到一些阅读性极强的课外书。禁不住连环画的诱惑,我和他约定,每借我一本连环画看一天,我就买一颗水果糖答谢他。那时,我也没有零用钱,不过,我有办法,第二天一大早,乘父母还在熟睡,偷摸到鸡窝旁,悄无息地偷走一枚母亲用来腌盐巴的鸡蛋,小卖部换了水果糖,和“凡”达成交易。

就这样,在那一两年的时间里,我把《杨家将》《岳飞传》《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连环画全翻遍了。只不过,可恶苦了那只大母鸡,差点因“吃得没,没下几个蛋”被母亲炖了。如今想来,当年的连环画,开启了我阅读之门,为我种下了阅读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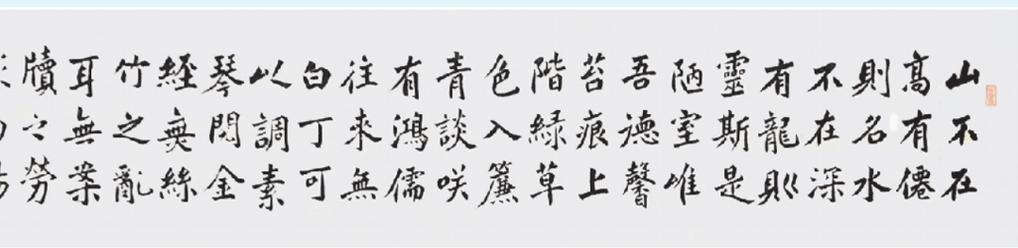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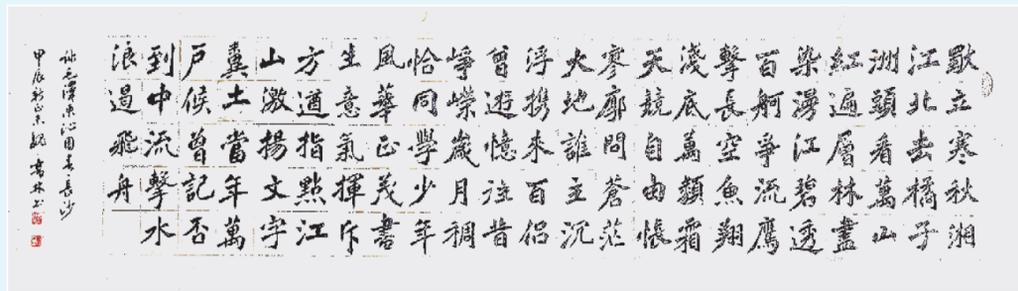
到了五六六年级,连环画已满足不了我的阅读欲,“凡”家里的课外书,早被我换得所剩无几了。我也从初中到了中心校,中心校有图书室,但很少对学生开放。

管图书的是一位老教师,学校旁边有他一块菜地,种有时令蔬菜。每当他在田间劳作,我就主动和他套近乎,帮他拔草、捉虫、浇菜,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老教师似乎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去选一本,记得按时归还。”我心里,那个乐。

书到手,就争分夺秒地看,吃饭看,走路看,煤油灯前看,被窝里打手电看。书中无病痛,拖泥带水的一目数行跳跃着,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的,反复细读认真仔细地看,只记得月牙西沉,星儿隐没,还浸在故事里合不上眼。

记得有一次,正上数学自习,我快速把作业写完,忍不住就在课桌下翻看刚借的《平凡的世界》,读得正酣,以至于数学老师走到我课桌前,我丝毫没有觉察。等我潜意识地抬起头,天呀!数学老师正一脸严厉地瞪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我面红耳赤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把数学作业递给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看了看,说:“爱读书,是好事,但要以为学业为重。”平日对不守纪律“零容忍”的数学老师,那天竟没批评我。自此,我再也没在课堂上看过课外书。

再后来,外地求学,书浩如烟海,我也自然成了图书馆常客。工作后,读书条件、阅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古今中外纸质书、电子书应有尽有,童年那段读书时光,仍是我最美的记忆,当初种下的阅读种子,已经在内心里生根了。



魏书林 书

艺以“愚”成 品因“愚”高

——刘杰书法艺术简评

刘兵

中,故为其下”的谆谆教诲,让他踏上了以古为师、传承经典的学书正路上。结合自己的喜好选择经典,是开始临习前的功课,在浩如烟海的传统经典中,刘杰选中了北魏碑刻中最享盛誉的作品《张猛龙碑》作为取法摹本,此碑为北魏碑刻作品精雅正书风的典型代表,他的这种风格选择可能与自身一向一丝不苟、谨言慎行、正直爽利的行为处世之道有关,真可谓字如其人。

“独守一帖数十年,退笔成冢技已熟”,刘杰艺术上的“愚”还体现在对一帖的执着坚守上,他数十年,牢牢守住《张猛龙》一本法帖,从摹写、背临到创作日习千字,寒暑不易,对张猛龙书法结字特征、用笔方法、章法布局了然于胸,在集字创作时能够做到运用自如,达到以假乱真的境界。这种掘井及泉的“愚”功

夫反而让他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创作风格。学书路上很多人一帖还未守住便急功近利,心浮气躁,想要杂糅诸帖,出其风格,殊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摒弃聪明,智者守愚才是为人、为艺之正道。当然了,刘杰也不只是死守一帖,他深谙学碑需懂得“透过刀锋看笔锋”,因此他时常临习王羲之、米芾、王铎等行草书法帖,吸收在碑学的创作中,以期在碑帖融合的创作路上取得新突破。特别是近段时间,他受到已故书法家刘洪彪先生“字古式新”创作理念的启发,在魏碑书法创作中,以新颖的落款形式,为传统书法穿上了时代的盛装,提升了作品的格调 and 时代气息。

陈师曾论文人画时讲“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德艺双修

品自高,人与书法一样“愚”,刘杰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有一股“愚”劲,这个“愚”是指他为人善良、行事正直,处世坦荡,教书育人时,他是一位深受师生爱戴的好老师,繁重的课堂教学任务之外,办板报、教书法成为他乐此不疲、主动承担起的“第二课堂”。学校寒假,春节临近,他时常化身艺术公益者,进校园、进社区,为群众义务书写福字吉语,春联贺词,送去美好祝福。与人交往时,遇到真心喜欢自己书法的朋友求字,他不但毫不吝吝倾囊相授,还慷慨自掏腰包花钱装裱后为朋友送去,表达朋友间的深情厚谊。

书如其人,他的书法因为深得传统精髓,在书法圈内具有辨识度、知名度,他的人也犹如其书法一样正直率真,深受朋友们尊敬和喜欢。



卢云龙

有他的一席之地。我希望这个来自陕南的批评之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实,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产生广泛的影响。(见《拨亮精神的烛光》)

“我非常喜欢叶松敏的评论文字。他透视、辨析和欣赏文学作品的的能力,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从知识广度上看,都显示了作为一位成熟的文学评论家的智慧与谋略。长期以来,他生活在基层,用博闻强识来扩大知识视野,以创作实践来启动写作灵感,让形而上和形而下和谐共生。在文学评论中,他注重作品的精神取向和普世价值,善于发掘作品中的内在品质,从而保证了其文章的精神高度……”(李春平的评论,见《拨亮精神的烛光》)

还有安康散文家邢世嘉、评论家曹刚等,都对叶松敏的文学评论写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赞赏。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详评了。

具体到安康散文的写作态势,2020年8月21日《安康日报·文化周末》上刊发了一篇署名“槐杆”的文章《安康散文批判》,作者一针见血,批评到位。笔者节节称赞,勇气可嘉!

文章说,安康散文写作者中相当多的人,都是在散文的门外。所以,安康散文写作看起来热闹,但是远远谈不上繁荣……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希望安康的散文界自警自励……一种现象令人困惑,那就是安康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玩”的状况,除个别巅峰级作家还守着文学创作的标高外,“玩”成为一种共识。这种状态当然是个人的,但玩的人多了,成了群了,它可能也是安康文学创作的一种现象级问题。笔者早年结识的一位文友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玩场儿嘛,何必认真!”居然还有其他文友颇首赞同,可见“玩”的人不少呢。槐杆尖锐地指出,玩文学,玩一玩,有

个小响动就成,它极大地腐蚀着安康散文创作应有之宏大生动气象,它使安康散文创作在全省一再沦为二流三流。由于是在玩,安康散文圈子的交流,多半以自我吹捧为志趣,或者这种小圈子的文学批评(往往是饭场子的佐餐项),就是满足某个“散友”的虚荣心,说的都是好话,说的人放开说,听的人很舒服,一桌子好饭菜算是值了。由于表扬都是不过脑子的,所以这样的小圈子文学批评,也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学浮躁,不想往深里想,也不想往深里写,最后的散文作品,差不多就是一个“累儿”,不痛不痒,文和理都不在状态。所以,长时间以来,安康散文写作虽然有群、有作品、有活动、有厚书,但就是没有散文本身,没有散文大作,更无散文大家,所谓大作大家依然很可疑——在陕西散文界,安康散文创作其实很弱,弱智的弱!

槐杆认为,安康散理念落后,表现方式陈旧,内容以过去生活,写个人小内心、小确幸,以对过去生活的怀旧为能事,很少以重大题材、重大主题、重大思考、现实生活变迁角度入手进行散文的深度架构,从而写出沉郁之作。在不少散文写作者那里,散文这种体裁就是文学的小儿科,似乎是不好表达重大题材的,写写“风花雪月”“阳春白雪”“雨过天晴”“杨柳岸晓风残月”就好,写写母亲的味道就好,写写父亲的背影就好,写写自己的小心脏的小激动,就算是很有生活了——对于生活,无论是新,还是旧;无论是城镇,还是乡间,给予浮光掠影的散文表达,以这就是散文“散”的真谛,这正是安康散文最大的毛病。

槐杆说他曾批评安康散文的一种平庸性写作,就是“副刊写作”,满足于在报纸的副刊上发一发,迎合报纸副刊的规程要求,所以令人吃惊地看到“副刊体散文”

充斥着安康散文界。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有的,且有泛滥之态势。因为安康人口不多,经济较落后,在全国293个地级市的排名中,位列最后一档为五线城市,目前只有一份公开发行的《安康日报》,笔者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不少作者像盼星星盼月亮般等着日子等待每周五看到《安康日报·文化周末》是否刊发了自己的作品。如有,则立即转发朋友圈或是微信群,沾沾自喜,炫耀一番。“副刊体”,这种说法不是对报纸副刊对文学建设的否定,相反,我们要感谢在文学期刊不景气的年代,报纸的文艺副刊对文学的接济救命之恩。但报纸副刊毕竟有自己的局限性和专业要求,甚至题材、主题、文学表述要求,它的制式化要求,在帮文学的同时是不是也在限制文学的飞翔力?有追求的作家,当然要有超越副刊写作的雄心,我们反对的是那种只满足副刊式写作,进而形成副刊体、副刊思维的文学现象。我们感谢以各级党报为代表的文艺副刊对文学的力挺,我们也要警惕因此带来的温水效应。这里,我们要感谢《安康日报·文化周末》对安康文化、安康文学、安康艺术的支持。可以说,没有这个平台,安康文学将何等沉寂,是难以想象的——那将使我们的文学的极大失望——但我们更要有超越《安康日报·文化周末》的勇气与追求,向更高的文学高峰攀登,不要满足于报纸副刊发豆腐块儿!

文章的最后,槐杆写道:“安康的散文创作需要突破,就是从散文学理念上突破,从散文表达的方式方法上突破,从题材上突破,从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思考上突破,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参与现实生活、干预现实生活、塑造文学新形象上突破,让安康的散文也可以反映安康宏大的发展诗篇,写出具有文学意义的安康人物、安康故事。” (连载四十二)